

侦探短篇小说选

侦探短篇小说选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打橋牌的人？我們有過一千條線索，我們都依照着去偵查了，可是結果怎樣呢？我們什麼成就都沒有。」

「那椿愛爾惠爾謀殺案？那是遠在一九二二年的事情了。」

「是在一九二〇年，」他校正：「可是不管它是在一九二〇年或者一九四六年，謀殺總是謀殺。」

「你憎恨謀殺者，是不是？」
他稍微顯示不明白的樣子：「不，我對於他們什麼反對都沒有。我的職司是拘捕他們。要是我拘捕不到他們的話，意思就是我没有完成我的職司；可是我並不憎恨他們的。」

「他們不是大半都被你拘捕到的嗎？」

「哦，是的，」他隨意回答：「自從我加入了偵查謀殺案」以來，我已把他們好些人都送上了電椅。你今天要到恩派亞去嗎？」

「我總是要到恩派亞去的，」我告訴他，接着就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說這天下午我不在辦公室

登場人物

曼克斯·斐烈德曼	大偵探員
漢蒙特	駕駛者
勞勃脫盧	被害者
喬治馬奈	典當馬賊
傑克里斯	賽馬主
亞斯芬斯兄弟	餐室
亞姆斯特郎	偵探
華萊斯	推事
佛烈特奧爾生	監獄長
金髮女郎	
速記員	
騎馬師	

去做事情了。我是在爲一個脾氣很壞的本埠編輯做事情，他對於無論什麼謊話都懂得。能欺蒙他的唯一事情就是真實。我告訴他這天下午所以不去做事情，是爲了要到恩派亞去，這話很使他覺得詫異，他祇有說了：「好的。第四趟賽馬我也要買一張。我是要買射飛利。爲我買五塊錢。」

走出了這間在中央街的形式沉鬱的大屋子，太陽立即照上了我們的面孔，覺到了一陣適意。我們上的是一輛警務車，這使我有些驚異。

「這次去是有任務的。」

斐烈德曼微笑着說。

「你是到恩派亞賽馬場去

捉什麼人的嗎？」

「我希望這樣。」

車子在從第四林蔭路穿過去。是一個名字叫漢蒙特的在開着車子，他已服務了好些年，他對於他自己開車子的得心應手，似乎在覺到一種喜悅。

「是件謀殺案中的一個嫌疑犯，」斐烈德曼說

：「你一直在留意這一樁案件嗎？」

「並不十分注意；我知道一個老傢伙被手鎗打

死了，你們警務人員在到各個地方去捕捉兇手。」

「正是這樣，」斐烈德曼說：「全案的大概是：勞勃脫盧是一個很過得去的市民，他同他十八歲的兒子住在格雷末賽方場的一個有五間屋子的公寓裏。一天星期四的晚上，盧和他的兒子一起出去吃夜飯，隨後一起去看戲。每星期四晚上，是他們廚子的休息日。他們回到公寓的門前，在盧正要把他的鑰匙插進鎖孔裏去的時候，他注意到屋子的裏面有燈開着，他記得他在同他的兒子出門以前，是把燈關熄了的。廚子並不住在裏面，所以他知道她是不會來開燈的。盧是一個很謹慎的人。他關照他的兒子趕速到樓下去叫一個警察來。那孩子立即奔了出去。在格雷末賽方場附近，一個警察都沒有。他祇好到了第三林蔭路去。大約隔了十分鐘樣子，他才領了一個警察回來。他們一同上了樓，他們發現那位老先生橫倒在地上，死了；槍彈是正在他兩眼之間打進去的。顯然是有什麼人在那裏盜竊了，到他出來，他正看到盧站在那裏。也許盧想把他捉住，那兇手就開槍把他打死了。」

「你們沒有找到那枝手槍嗎？」

「我們是找到了那枝手槍的。祇隔了幾分鐘，我就帶了人到了出事地點。那天夜裏很和暖，在方

場附近有着不少的人。其中有兩個說，他們看見有一個小個子，在格雷末賽公園的鐵門上投擲着什麼。我們所可用來作根據的，就祇這一點：一個小個子。甚至在這枝手槍上，連指印都沒有一個。」

「我們已追索到了這枝槍的來源。這是被一個名字叫喬治馬奈的典當朝奉所售出去的。他的主顧是一個衣裳穿得很漂亮的小個子。他有一張攜帶手槍的許可證，典當朝奉已把它姓名和號頭都登記了下來。這張許可證原是屬於一個珠寶商的，他的公寓大約在六個月以前，也遭到了一次盜竊。他到局裏去報告過，他失落了那張手槍許可證。顯然這兩件事是由同一個人所做了的。」

黑皮膚的小個子

正在我們差不多被擠在一輛八頓重的啤酒運輸車與一輛街車之間的時候，我不覺作了一個躲閃：「你所能進行的還不多。」我說。

「並不多，」斐烈德曼承認：「可是那個典當朝奉還說了一些話。那枝手槍的價錢是十五塊錢；在那主顧付錢的時候，他對典當朝奉說：『要是你還想使它加多一些的話，你可把這注錢撲在今天貝爾蒙第四趟賽中的法爾勃身上。』那天是貝爾蒙的

賽馬期。我問典當朝奉，他買了法爾勃的票子沒有，他說他沒有買。他告訴我，他爲了這樣很是後悔，因爲法爾勃是跑勝了。分到四十二元……所以，關於那個人，我們至少也已知道了一些了。他是小個子，皮膚黝黑，還顯然他是喜歡買跑馬票的。」

「總局裏每一個著名犯人的案卷，我們都已查閱過；可是得不到多大的幫助。在我被調進謀殺課做偵探之前，我一向是在高樓盜竊課裏做事。那個時期的竊賊我大半都認識。其中有好些人是都已棄邪歸正了；也有好些人還沒有。我還對於其中有幾個人給予過小好處。不管怎樣，我已去叫他們幾個人來過，問他們是否知道有一個皮膚黝黑的小個子，他愛賭賽馬，善偷公寓的這樣的一個人。我最後才決定了傑克里斯。」

「這個里斯對於案卷的無論那一點都適合，就祇對於謀殺這一點配不上去。他絕端是一個竊賊，同殺人的事件一些都沒有關係。他們說他是一個最成功的賭賽馬的人。他會贏了很多的錢，然後就同那一個少女在真正第一流的旅館裏住下來。他喜歡過一種好的生活。在他把錢都用盡了的時候，他就進入一個什麼地方，去偷取了足夠的珠寶或者現鈔，使他作爲賭本，再到賽馬場去賭一記。」

「我們就要去把他捉出來？」
「我希望這樣，」斐烈德曼說：「無論如何，恩派亞是唯一的賽馬場。自然他也許並不是我們所追逐的人。偷竊公寓的人是很少攜帶手槍的，而且也沒有一個人提說這個傑克里斯是做過『打擊傢伙』的。」

「什麼叫做打擊傢伙？」我問。

「在謀殺課裏，我們把職業的謀殺犯叫做打擊傢伙。譬如維生德科爾就是一個打擊傢伙。」

「我們要加快了，曼克斯，」我告訴他：「你告訴前面的那隻猴子，不要儘擻急行喇叭，否則會把那些馬都嚇死了的。」

這一天是賽馬的好天氣，恩派亞，在我看來，又是全世界最好的賽馬場。我們先走進了餐室，去看佐和哈立斯蒂芬斯。誰都知道，他們兩個人弄這餐室，在賽馬的日子，他們賣飯，在賽球的日子，他們却祇賣『熱狗』。我對佐和斯蒂芬斯說：「今天什麼好，佐？」

他回我望了一眼，才回答說：「肝和鹹肉。」我說：「我意思下注在什麼馬上好？」

「下注在肝和鹹肉上好，」他嫌惡地說：「決不要下注在能够講話的任何東西上。」

「馬並不能夠講話。」我提醒他。

「騎馬師能夠的，」他說。斯蒂芬斯兄弟總是不相信賭博。他們以為在馬身上下注，是在做一件最愚蠢的事情。我同意他們的意見，可是我也有不顧我自己的主張的勇氣。

「你看見過一個名字叫做傑克里斯的人常到這裏來嗎？」斐烈德曼問。

「里斯？一個黑皮膚的小個子？是的，他是每天都到這裏來的。所以我記得他，因為祇有他一個人，才到這裏來叫香檳酒的。我想他的情形很不差。你在俱樂部附近總可找到他的。」

我們到了外面來，估據了一張桌子。恩派亞最好的地方，就是你能坐在桌子上，馬會的確就在你的膝前跑過。你在恩派亞能真正看到它們跑。斐烈德曼在賽馬場裏認識許多的人。他認識暗通賽馬消息的人，他也認識騎馬師；那些拿了你的錢，而排列在窗洞前為你買票的人，他也認識。他問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知不知道一個名字叫做傑克里斯的人。做過三十年騎師的加利福尼亞湯美，他說他騎過里斯的馬跑過。他自然認識他。一個很神氣的傢伙，是一個從不吝嗇小費的人。他是總在什麼地方的。現在是要開始第二趟賽馬了，我喜歡一隻叫做凱

茲普刺德的馬。

「他是什麼希望都沒有的。」斐烈德曼說。

「他也有四條腿，其餘的馬並不比他多長着一條。」我告訴他。

「是傑美克立契敦在騎他啊，」斐烈德曼嘲笑：「那個傢伙對於馬，是要他怎樣就怎樣的。我要買我所鍾愛的。」

「勃流格雷斯？除非在同錢作對！」我就最討厭老向鍾愛的馬下注。

「你還能使你的錢，有更靠得住的保證嗎？」斐烈德曼這樣說着，便取出了五塊錢給加利福尼亞湯美，要他去買勃流格雷斯的票子。我是買凱茲普刺德。她一開頭是跑在前頭，可是逐漸落後了。她是最後的一匹跑到。也許是她不興，也許是騎馬師把她硬扣住了。不用說，是勃流格雷斯跑了第一。

斐烈德曼在第三趟賽中也買中了，接着在第四趟上，我為老板買了射飛利，並為想翻本起見，為我自己也下注了二十元。斐烈德曼也跟買了射飛利。射飛利，好像給他上了電似的，跑得迅速異常。他跑出了，分到十二元四角。每一個人都快活了。「對哩，」斐烈德曼歎息着說：「我們要來工作了。」

你肯跑一趟嗎？

加利福尼亞湯美向我們指着一個皮膚黝黑的小個子，說他就是傑克里斯。他是同一個很好看的金髮女子在一起，就是照在很強烈的太陽光中，也並不減低她的美色。有許多的少女是不肯到賽馬場去的，給太陽光一照，她們面孔上的縐紋就都顯露出來了。曼克斯向他們走了過去，並給里斯看了看他的證章。

「你肯跑一趟嗎？」他柔和地說：「我們要你到總局裏去談幾句話。」

里斯笑了出來：「同我談幾句話，偵探？買馬票也是犯法的嗎？我祇買買跑馬票而已。」

「不被邀請而到人家的屋子裏去，末了，還要帶了一些東西走，是犯法的。」

「你弄錯了人啦，偵探，」里斯說，還是顯得很泰然的樣子：「讓我來拿一些東西給你看。」

他摸出了一只錢夾，我向它閃視了一眼。錢夾裏滿滿的裏是一百塊頭鈔票，在那裏面總有三十張之多。

「我還有許多哩，」里斯說：「你可以去看看我銀行裏的存款。一個在有着這許多錢的人，是會

到人家去拿一些東西走的嗎？」

「我們是可以弄錯了的，」斐烈德曼沉鬱地說：「可是萬一我們弄錯了，你是無需耽待很長久的；讓我們去走一趟吧。」

「你實在太蠢了，」金髮女子光火地說：「傑克是在保險公司的，我已認識他不曉得多久了。」

「這『不曉得多久』是多久呢，小姐？」斐烈德曼柔和地問。

「對啦……哦，兩個月。」她說。

「親愛的，我就依這個人所說的去跑一趟好了。」里斯很是瀟灑，一些担心的樣子都沒有：「你把單子拿來，讓我在其餘的幾趟比賽上，都作一個記號，你就爲我在這些馬上一百塊錢注獨贏。」

他在她的程序單上作了記號，然後才站了起來。我們一邊走出賽馬場，一邊在談論着馬。我在心裏想，里斯是不會有什麼事情的，這一次斐烈德曼一定要翻一個跟斛了。里斯微笑得很的樣子，他對於到總局裏去，顯得一些都不在乎。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想是你非做一些事情不可，」他對斐烈德曼說：「我是乾淨的。我沒有什麼要担心的地方。在我小時候，我承認，我有些濫弄的地方。有時候我會同小夥伴在一起，到一家

店舖裏去搶幾支香烟，搶一些糖菓的事情，是說不定會有的。可是那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你在那一家保險公司工作？」斐烈德曼問。

「那是爲要博得我那小娃娃高興起見，我這樣騙騙她的，」他笑着說：「我是在賽馬上弄取我的生活費。你知道，要是你能精密計算的話，你就一定能從賽馬贏到錢了。每逢什麼賽馬場有賽馬的日期，我總是到那裏去。可是我去並不是在把它當做我的一種享受，這實在已變成了我的一種職業。」

「你做得很好嗎？」

「我做得很好。」里斯說。

我們到了總局裏，斐烈德曼在盤問他。斐烈德曼祇是在柔和地詢問他，連一句粗暴的話都不用。勞勃脫盧是被謀殺在三星期以前的一個星期四的晚上。

「那天晚上你在那裏？」斐烈德曼問里斯。

「我想不起，」里斯沉靜地說：「你是在什麼地方？你記得嗎？」

「不，我不記得。」斐烈德曼承認，我從他的眼中看到一種不能不表示佩服的意思。他明白這個人是很懂得該怎樣回答的。

斐烈德曼是有耐心的。他接連詢問了兩個鐘頭

。里斯是有些疲倦了，到這時也有些激怒了。可是他對於每一句問語，都十分坦白地回答着。在其間，他們把那個典當朝奉也傳了來。斐烈德曼把里斯帶到了樓下去，已有幾個人等好在那裏。斐烈德曼先給他穿上了一件淡色的衣服，並戴上了一頂垂邊的帽子。那就是購買那支手槍的人，當時所穿的服裝。他把里斯排列進了等在那裏的六個男子中間去。都是大個子，我注意到。接着把電燈開亮了。斐烈德曼對典當朝奉說：「在這些人當中，有什麼人你以前看見過嗎？」

「自然，自然，」典當朝奉熱烈地說：「我看見過那個人——那邊頭上的一個。」

「什麼？」斐烈德曼叫喊着說。

排在頭上的那個人是偵探亞姆斯特朗。亞姆斯特朗幾乎要昏倒了。

「自然，」典當朝奉說：「我在上星期看見過他的。他到我的店裏來買了一只薩克索風。」

「一只薩克索風？」斐烈德曼暴哮。亞姆斯特朗的面孔紅了起來。

「你還看見過什麼別的人嗎？」斐烈德曼問。典當朝奉在仔細地凝望着：「我想看見過的，那個身體長得很小的人。不錯，他就是向我買去了

一枝手槍的人。他就是向我透露了，要我買法爾勃的那個人。是的，就是那個人，一些也不錯。」

「沒有什麼了。」斐烈德曼說。於是他把里斯帶到了樓上去，再向他詢問着。他現在並不再像那樣毫不在乎的樣子了。

「你在賽馬場裏的運氣並不好，把你所有的錢麼都輸掉了，」斐烈德曼說：「你需要下注的本錢，所以你溜進了格雷末賽方場的一個公寓裏去。在你出來的時候，你碰到了一個住在那裏的人。也許他想要把你捉住，他的手背上擦破了一些皮膚的。你就把他做了。這一把就是你所用的手槍。」

「你們是串通的，」里斯簡短地說，汗珠在從他的額角上滲出來，他並在緊握着他的拳頭：「你們是串通的。」他差不多在叫喊了。

斐烈德曼到這時問句來得快一些了，像簡潔的個頭。他問了各種同謀殺一些關係都沒有的話。里斯過去是進的什麼學校？他在小時候是到那一個禮拜堂去做禮拜的？他的父親是依什麼爲生的？里斯現在是疲倦了，他的視線從斐烈德曼緊緊的逼視下閃避了開去。這是一種很有力量的偵查。我以前也看見斐烈德曼這樣做過。

「你打死了他。」斐烈德曼的聲音冷得像冰一

樣。

「我沒有。」里斯喊了出來。

「你實在做得不高明，你這呆徒，」斐烈德曼逼緊着說：「你應該祇做你隨手取一些東西的勾當的。你不應該用手槍。你不知道對於手槍應得怎樣處理。你甚至在那枝槍上，留下了你的指印。」

「我是戴了手套的。」里斯不自覺地這樣叫了出來。詢問至此可終結了。在他領悟到他說了什麼話的時候，他的面孔上顯露了恐怖的面色。

最後的話

到這時無需再由曲折地詢問着了。里斯承認了，是他做了的，可是他並沒有想把老人打死的意思，他在出來的時候，看見勞勃脫盧等在那裏，不覺吃了一驚，盧向他撲了過去，他們便爭鬥了起來，槍彈不意就在這時脫了膛。

「要說槍彈是不意脫了膛，那一槍未免打得太準了，」斐烈德曼逼緊着說：「正打在他的兩眼之間。把這個傢伙帶出去。」他接着說，他們便把現在已顯得精疲力盡的里斯拖到了監獄裏去。

「你都把它記下來了？」斐烈德曼對一個在作着速記的速記員說。他點點頭：「有了供認就好得

多了。隨後的手續就不會怎樣麻煩了。」

「他的律師會說是你逼他這樣說的。」我說。

「這就是我為什麼讓你坐這裏聽的緣故，」斐烈德曼微笑着說：「你可以證明，我所問了他的問句，是柔和得可在最高的社交界應用的。」

事情正是這樣：里斯請了全城價錢最高的刑事律師，可是連乖巧的辯護也一些都沒有用處。在審問里斯的是華萊斯推事，而華萊斯是最憎恨竊賊隨帶手槍的。華萊斯把他判了死刑。要是故事到此就完結了的話，是眞沒有值得什麼講頭了。像曼克斯斐烈德曼這樣的人，在紐約是每個星期都在破獲謀殺案的。這在他們是平淡無奇的工作；可是隨後所發生的事情，却並不怎樣平淡無奇了。

我在里斯處死刑以前的一個星期，遇見了斐烈德曼。我們隨便講講這件事，講講那件事，最後他講到了里斯的事情。

「眞有趣，」斐烈德曼沉思着說：「佛烈特奧爾生昨天打了電話給我——你認識奧爾生，新新監獄的獄長——他說，我不能使里斯延期兩個星期執行死刑。我問他是不是因爲他已得到了什麼新的證據，他却說並沒有。他要我去見華萊斯推事，去設法使里斯多活幾天。依照本州所訂的法律，要是

原判的推事去要求政府，對於一個死犯遲緩幾天執行的話，是自然而然地會被許可的。奧爾生就想這樣做到，可是他總不肯說是出於什麼原由，我自然祇有不去理他。」

「那末到底他是什麼原由呢？」

「我不知道，」斐烈德曼說：「然而到了下星期，我就會知道了。我被派了去監視執行死刑。」

「你是喜歡看執行死刑的嗎？」我好奇地問。

斐烈德曼聳了聳肩膀。

過了一個星期，我順便去看看斐烈德曼。我要知道奧爾生爲什麼會有那樣的一個請求。我問斐烈德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是愚蠢得極的事情，」斐烈德曼微笑着說：「我到那裏正好是吃中飯的時間。我便同奧爾生一起吃飯。他把實在情形都講給了我聽。被判了死罪的人，好像比了別種犯人，更受到一些優待。譬如，要是他們付得出錢的話，他們是被許可購閱報紙的。且說里斯也每天購閱一份報紙。就祇一份——『賽馬新聞』。他每天總要研究了幾個鐘頭，然後說出那幾匹馬是會跑第一的。獄卒們起初以爲他祇是隨便瞎說而已，可是他們隨後發覺，他所說出了的幾匹馬，是真的跑了第一。所以他們就依照着他

所選出來的馬，下着賭注了。」

「奧爾生也聽到了這消息了，他便也依照里斯所選出來的馬下着賭注。可是等到奧爾生這樣發覺，再過兩個星期里斯就要被執行死刑了。像一切其他賭賽馬的人一樣，他也是貪得無厭的。所以他打電話給我，他想要是能讓里斯多活幾個星期的話，他就可發財了。後來我不能照他的意思辦到，他自然很不高興。」

「你在里斯執行死刑的以前，看見過他嗎？」我問。

斐烈德曼微笑着說：「是的，我看見過他的。他最初自然對我表示非常憤恨，可是在我這一次到監獄去看他的時候，他却好像很心平氣和了。他站了起來同我握手。我們便隨便談談，自然還談到了賽馬。」

「我是就要死了，」里斯說：「我不能派到什麼用場了。可是我可以告訴你，這一次賽馬，奇尼阿爾一定會跑第一的。你可把你全家的珠寶都撲在他的上面，由此你的太太可戴金鋼鑽了。聽我的話，朋友。這是我所能透露的最後的一個消息。」

「不錯，」斐烈德曼接嘴說：「這是他所最後講的話。不多一忽兒以後他就死了。」

「那個里斯，真是一個有趣傢伙，」我對斐烈德曼說：「就在臨行刑以前的幾分鐘，他還是在想到賽馬。」

「我却並不那樣想。」斐烈德曼告訴我：「我却想，里斯所以那樣說，無非要給我一個報復。」

「你是什麼意思，斐烈德曼？」

「你明白嗎？他是有意在給我一個貼正相反的透露，使我把什麼都買了跑馬票，好讓我輸得連襯衫都不剩一件。我怎麼能相信他呢？」

「說來你並沒有買奇尼阿爾？」我問。

「你想我發瘋了嗎？」斐烈德曼憤怒地說：「我當然不買。我真不會去上里斯那個壞傢伙的當。我知道他在心裏是很憎恨我的。還有，奇尼阿爾是一匹小馬，不管里斯怎樣確說他會跑第一，叫我……」

「那次賽馬的結果怎樣呢？」我不等他說完，掉進去。

斐烈德曼顯出了驚異的面色：「你不知誰想得到，奇尼阿爾真跑了第一，分得了五角。我所買了的那匹馬却跑了最末。於是輪到我顯出驚異的面色了。最後，我倆苦笑着！」

大 · 破 · 越 · 獄 · 黨

• 自乃葉 •

Aebert Spiers 著原

一顆原子炸彈

正在施謀立典獄長埋首於堆積如小丘的案件中的時候，密報員夏密克一聲不響地走進了他的辦公室。密克好像帶來了一顆原子彈要向典獄長的辦公室擲去。他想不到得這一個消息會不會使施謀立那永遠沒有表情的面孔透露出一些表情來。施謀立把手中的文件向桌子上一丟，抬頭向來者望清，不用說，面孔上是一些沒有表情的。

「密克，」典獄長問：「有什麼事情嗎？」

這個在作着密報員的犯人伸手指進他灰色的囚袴中去，取出了一隻很小的瓶，他很謹慎地把它放在典獄長的辦公桌上。

「那個，」他說，有意停了一停：「是硝化甘油！」

施謀立的心裏像是紛擾；可是在他毫無表情的面孔上還是一根肌肉都不動一動。

「怎樣呢？」

「有人在這裏製造！」

施謀立向那小瓶子凝視着，瓶中黃色的流質。

在典獄長的小辦公室外面的外面，滿照着太陽光，有一連串穿着灰色衣裳的人在沿着流動着。沒有一人是顯出急忙的樣子。因為他多單調的時間，儘可很緩地走着。

好，施謀立一邊凝視着那小瓶，一邊想，這裏又來了一個陰險的圖謀！使兩千個犯人都能獲得他們自由的圖謀。像這樣的圖謀，他以前已把它們粉碎過十多次，每一次都結下很多的仇人。施謀立知道他們祇要一有機會，就會立刻把他弄死的。

典獄長又把他的注意力移到了夏密克的身上去，他的密報他覺得一向很靠得住：「這個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夏密克？」

「從史泰來那裏。」

「是他製造出來的嗎？」

「不是的，是不知什麼人爲他製造的。史泰來正在組織越獄的事情。他們在打算把這裏的牆頭炸到一百呎的天空中去。」

「什麼時候？」

「一等到他們把這種東西弄滿了一品脫，馬上就幹起來。」

「他們現在已弄到多少？」

密克聳了聳肩膀：「大概是半品脫……也許還要多一些。」

施謀立沉思得眼睛成了一條縫：「既然你不知道是誰在製造它，或者它是放在什麼地方，你又怎麼知道他們已弄到多少了呢？」他問。

典獄長是不肯放棄可以查問的機會的。雖然他信任密克比了他信任其他的密報員還要深一些；可是在這種高高的石牆頭裏面，他對於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完全信任。他也有意要試試密克。

密克看出了典獄長在懷疑的時候，笑了一笑，又聳了聳他的肩膀：「我並不確切知道，」他解釋：「我祇是把史泰來所告訴我的說出來罷了。」

「你怎麼得到它的呢？」施謀立又在追問。

「史泰來請我也加入這越獄的組織。我裝出我不能隨便答應——我說我不相信他們能在這裏弄得到炸得坍這牆頭的硝化甘油。他就給了我這個樣子讓我試驗試驗。可是也許它什麼用處都沒有。因為我沒有試驗過。」

施謀立同那小瓶審視了一眼：「對不起，讓我們來試看看；同時，你要保守秘密，無論同獄的人，或者看守的人，你都一個字都不要提到。」密克點點頭

，就從辦公室溜了出來。

施謀立又把那小瓶取了起來探望。那油似的黃色流質是硝化甘油嗎？施謀立疑心不要是密克在愚弄他。可是他又想到密克不會愚弄他。他過去所向他密報的沒有一樁不是可靠的。

登場人物

施謀立	典獄長
夏密克	密報員
富格生	副典獄長
莫維凱	監獄官
史泰來	犯
費克思	獄
佐貝爾	犯
惠伍德	犯
博多尼	犯
倪慧弟	犯
畢吉倫	犯

典獄長在他的椅子中迅速地旋了過去，叫着說：「老富！」

副典獄長富格生走了過來。

「把帽子戴好，」施謀立說：「這個東西我們要去試驗試驗，鐵匠店裏現在一定沒有人，我們就到那裏去試驗看。」

他們走出了典獄長的辦公室。

「一品脫的硝化甘油就能把這些地方炸得一塌糊塗了。」施謀立低聲說，他一邊用手向獄室的全景一揮——關犯人的房子，小禮拜堂，醫院，工場，商店，以及一切包括在這四堵巨牆裏面的近乎一百畝的地方。

突然一聲巨響

獄室裏的鐵匠店這時沒有人，他們走進去，施謀立小心地把門門上了。

施謀立把那小瓶上的塞子拔去，倒了兩滴在一個

鐵砧上。他舉起了一柄小斧頭。向那鐵砧凝望了好一回工夫，然後才緊緊地咬住了他那已熄滅的雪茄，把那斧頭舉起了一呎高，而把它擊下去！

即刻發生了一聲巨響，幾乎把耳朵都震聾。施謀立覺得那斧頭從他的手中飛了出去，抓也抓不住，於是他祇好等它跌下來。可是它並不如此，他向上一望，那斧頭已軌住在天花板裏了。

典獄長和他的助手都張着嘴凝望着那鐵砧，它的上面有一攤黑，並且在那堅硬的鋼鐵裏有了一個新的凹處。

「兩滴，祇兩滴就這樣厲害了，」富格生喃喃着。「他們有了半品脫，這還了得！」

施謀立瘋狂似地嚼着他的雪茄：「你去把密克叫回到我的辦公室裏去。我要去告訴一聲監獄官。」

在典獄長邁步向監獄官龔維凱的辦公室走去的時候，在他的心裏儘是盤算着這個問題。他越是想下去，越是覺到驚恐。

他不敢馬上就把史泰來抓起來。史泰來在過去已犯過好幾次盜案，這一次是爲了搶銀行，他被判了二十五年的徒刑。他已有四十以上的年紀，到他監禁期滿，已是六十多歲。他的這一生不是就此完了？所以，他的要想越獄自是意中事。

如果把史泰來單獨監禁起來，也不會有什麼用處。施謀立知道他決不肯講出來的，還有：史泰來的「

拘捕」也許會提早促成爆炸的發生。同案的囚犯會領悟他們的圖謀被發覺了。他們會怕被抄出，他們就會把他們所已有着的硝化甘油提前施用了。因此，施謀立看到他非把所有的同黨以及所有的硝化甘油都在同時破獲不可。

他們製造這種爆炸物是不是很是迅速？他還可以有多少時間？他是不是能够在這些圖謀者來得及得知他已知道這樁事情的以前，就把這個圖謀弄成粉碎？還有，硝化甘油，弄得不好，是會自行爆炸的。這樣會使整個獄室裏的人都遭受到了死傷。

施謀立在他走進監獄官辦公室的時候，在他的心裏是在戰慄着的。

龔維凱是在聚精會神地聽着施謀立的講述。「我們需要外面的幫助嗎？」龔維凱問，在典獄長講畢了的時候。

「不要，」施謀立遲緩地回答：「暫時不要，我們應該不聲不響地進行——一些聲息都不能有。否則我們會把他們驚跑的。自然，要是這東西爆炸了的話，我們會立即需要一小隊警察的！」

在施謀立回到他辦公室的時候，密克已經先在那裏，爲了免得引起別人注意，是偷偷地掩了進來的。

施謀立坐下在他的椅子中，剝去了一枝雪茄外面的錫紙，把它抽旺了，便問：「在這樁用硝化甘油越獄的圖謀中，除出了史泰來以外，還有什麼人？」